



TAIPEI WAN HUA COMMUNITY UNIVERSITY
校址：臺北市 108 萬華區南寧路 46 號
網址：www.wanhuaco.org.tw
Email：wan.hua@msa.hinet.net

輕神傳奇

TEL：2306-4267 FAX：2306-4268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出版

第八期

發行人：李端端
總編輯：袁保新
執行編輯：于文正
刊頭題字：修平山
編輯委員：莊華堂、高傳棋
鄧坤海、劉侃如
王語婷

製作團隊：台北捷運快報專業編輯群

輕神戀花

含露牡丹花當紅 為伊耽誤一世人

為庶民大眾 搬演一齣艱舛人的歌舞悲喜劇

樓頂召樓腳門陣來看 這齣大人細子攏愛看的好戲

執行製作倪必娟



本事

麗華是艋舺蚵蚵庄人，楊姓大戶人家偏房所生，七、八歲那年，麗華弟妹在田裡採收茉莉花。那是九月初一大聖老祖聖誕日，值八張犁間人番仔秀才六十一歲大壽，於陳家大厝前搬演歌仔戲。麗華隨小姑姑及弟妹，到陳家大厝看戲。保正伯陪同日本警部大人巡視，戲班臨時推出日本演歌與「千百辣」應景，燈光劍光揮舞之際，麗華為芳明館惡霸秦大朝擄走。

小錦春南管戲班內，曲師教導十三歲的麗華唱南管，不堪養母凌虐，麗華偕同遭綁戲的香嬋偷跑，保鏢捉回戲班。

昭和十九年底，日軍敗象已露，青年阿明被徵為勞務工，在兒玉町淡水河畔的陸軍埔，為日軍興建南機場，忽傳空襲警報，與眾人躲入防空壕，解救在高女唸書的香嬋。另一淡水河邊艋舺碼頭，辜大人在牡蠣船上宴請總督大人，藝旦麗華演出南管小戲，總督欲強邀麗華至官邸，麗華不依，正掙扎間於甲板墜河。

70 年代寶斗里大張豔幟，步入中年的麗華，淪落為寶斗里娼寮公娼，因染性病無法接客，獨自一人沿淡水河邊散步。中央果菜市場菜販聚集，經理香嬋忽見大批警察追捕阿明—原來他與糖廠員工參加讀書會，遭檢舉為匪諜，押到水門外跑馬場，民眾議論聲中，傳來三聲槍響。散步的麗華驚見，奔上前撫屍痛哭。

90 年代中期，市政府正整頓沒落的西門町，青少年雲集，地下舞廳、卡拉 OK 與柏青哥沿街而設。一家戲院改裝的紅包場，老牌歌星正在演唱懷念老歌，董事長（阿明）夫婦與香嬋相繼走入，觀賞舞台上演出『為著十萬元』的短劇。阿明瞪著春嬌，忍不住大喊「香嬋」，春嬌莫名其妙，志明與董事長爭吵之間，老年香嬋與秀才叔公出來說明原委—原來，春嬌是阿明與香嬋所生，志明則是阿明與麗華熱戀時所生的私生子，兩人因門戶之見不能三超合。此時前方西門圓環，市長正在與青少年飆舞。

這一段「艋舺戀花」的愛怨情愁，如何能解…？

◎製作組

製作人：李端端
袁保新
製作統籌：于文正
劇團經理：謝才俊
執行製作：倪必娟
前台主任：邱瓊瑩
後台主任：鍾杰 王丹琴

◎導演組

編劇導演：莊華堂
副導演：張鳳凰
舞台監督：莊詒羽
助導演：劉侃如
排練助理：徐玉川
音控師：鄭安如
燈控師：陳威至

◎指導老師

美術指導：劉秀美
戲曲指導：劉秀庭
肢體指導：王昱翔
台語指導：趙天福
日語指導：陳啓顯
歌唱指導：葉志梅
舞蹈指導：賴俊明

◎美術組

設計總監：劉秀美

「艋舺戀花」全體工作人員名單

裝飾設計：王 嫻
平面設計：謝宏達
道具設計：張 忘 劉秀美
造型設計：陳雅臻 黃秋淑
葉 珊
服裝製作：林子平 賴麗茹
服裝管理：珠寶飾品班全體
佈景設計：社大佈景專修班

◎藝術組

藝術總監：莊華堂
舞蹈設計：賴俊明 李彥蓉
音樂設計：莊華堂 紀惠芳
燈光設計：莊詒羽 陳威至
幻燈設計：黃燦雄
題 字：修平山
劇 照：嚴鳳玉 林繼維
王 嫻 賴玉珍

◎領銜主演

歌仔名師：劉秀庭（飾麗華、歌仔戲小旦）
電視小生：王昱翔（飾阿明、志明、團主）
演詩天王：趙天福（飾番仔秀才、安童哥）
純情玉女：高文黎（飾香嬋、春嬌）

搞笑妖姬：劉侃如（飾翻譯、嫖客、吉普、家丁）

◎情客商串

東洋演歌后：辜淑真（飾日本藝妓、老歌星、董娘）
街頭名嘴秀：鳳凰（飾阿母、歌仔戲）
總督級里長：王長洲（飾總督、包公）
◎聯合主演（按姓名比劃序）
李麗華（飾阿網官、老年麗華）
林太陽（飾董事長、楊父）
吳聰雄（飾警部大人、辜大人、八爺）
黃美媛（飾保正、嫖客、七爺）
黃毓慧（飾澎澎、主持人）
陳碧珠（飾阿緞官、果販）
陳碧雲（飾娼妓、王朝、勞務工）
楊林淑慧（飾老蔥）
詹慧玲（飾老年香嬋）
簡志仲（飾秦大朝、保鏢）
劉芷妤（飾娼妓、馬漢、勞務工）

◎少年童星

李彥蓉（飾小姑姑、五色鳥、天使）
莊訪柔（飾小麗華）
潘思涵（飾小香嬋）
林隆俊（飾小阿明、大目猴）
張致寧（飾大目猴）

江美嫻
指導贊助 台北市文化局
萬華區公所

主辦 九九文教基金會

承辦 萬華社區大學

協辦 艋舺形象商圈促進會

龐建國主委國會辦公室

李仁人議員辦公室

演出 艋舺社區劇團

門鬧熱劇團

台北傳統戲劇團

萬華社大歌唱日語班

萬華社大東洋演歌班

萬華社大國際標準舞班

萬華社大爵士舞班

龍山國中話劇社

大理國小獅陣



艋舺戀花演出地點時間

第一場演出時間：12/14（六）19：00

演出地點：萬華火車站左近廣場

第二場演出時間：12/21（六）19：00

演出地點：性病防治所（地址：台北市昆明街 100 號，位於峨眉街與昆明街交叉路口）

艷幟高漲的娘兒們

藝術總監唐三哥

12月入冬後的季節，萬華地區的街頭巷尾，即將瀰漫一股鹹濕味，里巷人家之間，鶯聲燕語四界轟傳，因為『艷艷戀花』的艷幟，即將高掛起來。

「艷艷戀花」是一齣「聳」得可以的舞台劇，由九九文教基金會主辦，萬華社區大學承辦的「萬華地方文化節」的系列活動，即將出發的最後一班列車—由李端端主任擔任列車長，于文正副主任擔任售票員的這部香艷列車，將載滿12歲到72歲環肥燕瘦的娘兒們，大部份是第一次獻出她們的「童貞」，展演於艷艷人的面前。

「艷」劇由本校「台灣文學與小說創作班」老師莊華堂擔任編劇導演。莊老師是個知名小說家、劇作家，又是個跑遍台灣各角落的文化工作者。為了編寫這個劇本，他三度到國家圖書館蒐集相關資料，走訪艷艷地區的老店頭，並透過日日春協會訪問公娼後，才完成這齣有關艷艷地區歷史、文化、產業生活的通俗劇。在他擔任藝術總監的門鬧熱劇場，由他擔任製作人，編劇或導演的四齣裡，莊華堂的劇本總是以台灣歷史為經，以庶民生活為緯，搬演一幕幕悲喜劇，連阿公阿婆、大人細子都愛看的戲。

本身是客家人，出生貧困農家的莊華堂，一直無法忘情於童年時代，在鄉下廟埕看野台戲的往日時光，即使深知「扮戲空、看戲愁」的道理，但野台戲的表演形式，一直是電視還沒有出現之前，農民日常生活的最佳娛樂。這段中斷二十幾年的回憶，直到他進入優劇場之後，參與優人的民間技藝學習過程，包括車鼓、龍鳳獅鼓、八家將的研習後，重新走入回憶的深淵，從此他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

個執著於將民間戲曲運用於現代劇場，台北小劇場圈中的異類。他在1997年創作的「茶店查某」，曾在埔里媽祖廟、新港奉天宮、台中公園等地演出六場，就傳達出這樣的訊息。

從「艷艷戀花」到「茶店查某」，可以看到一個專注於本土文化藝術的專業者，一直重複又不斷衍化的軌跡。這是莊華堂導演第一次跟社區大學的師生合作，當然他也引進了一部份劇場專業工作者，包括美術總監劉秀美、演員兼台語指導趙天福、歌仔戲名師劉秀庭，演員兼肢體訓練王昱翔，資深演員張鳳凰等人，其他從幕後工作人員及幕前表演的演員，全由本校各相關班級社團的老師、學生擔任。曾在汐止社區大學與莊老師共事的于文正副主任認為，不論這齣戲演出成敗如何，從招募演員，上課訓練、排練到演出的整個過程，就有非凡的意義。在幕前方面，不但結合了生活藝能相關課程—包括東洋演歌、歌唱日語、國際標準舞、爵士舞等班的菁英，在幕後製作方面，也有油畫、彩墨、書法、拼布娃娃、珠寶飾品、美容、攝影、電腦等各班社的學生、老師積極參與，加上工作團隊的必娟（執行製作）、侃如（助導兼演員），總共動員了七、八十人，可以說是大手筆的超級陣容。

從10月初劇團正式成軍以來，經過數週的訓練排練，這批絕大部份從未曾參與舞台劇演出的學生，已經在犧牲每個假期的苦練中，逐漸摸到了表演的訣竅，逐漸融入劇中的表色，當然，導演煞費苦心，從開始的說戲，播放幾支劇團訓練演出的錄影帶，到帶領學員到淡水看戲及實地經驗淡水茶室風情、西門町紅包場的演出，都是一系列培訓與成



長的歷程，難怪現在每次看到這群「娘兒們」總是多了幾分風騷勁。侃如還煞有其說的說：「我也很想丟去賺，躺著就有鈔票，比在社大上班還要好！」

本劇擔任幕後製作的設計師，都是一時之選，劉秀美是本地出生在艷艷的畫家，也是一個知名的國民美術推廣者，他帶領著近二十位學生，擔任舞台佈景與大道具的設計製作。珠寶飾品班的王嫚老師，也是核心成員，她擔受最為繁冗的工作—包括三十個演員、五十多個角色的服裝與配件的設計，為了符合劇情需求與節省成本，她幾度奔波於公館的專業畫廊、莊老師的採茶文化工作室及公館、西門町地區的服裝社，為了粧扮我們的娘兒們更加嬌艷亮麗而廢食忘寢，因而消瘦得不成人形。美容班的陳雅臻老師，則率十幾位學員，負責每一場戲每個演員的造型、化粧，由於角色太多，工作相當吃重，因此我們另外聘請梳粧快手葉珊老師來擔任化粧師。此外，擔任平面設計的謝宏達老師，和莊華堂導演共同擔任音樂設計的紀惠芳老師，都是學有專精的專家。透過這此專業藝術工作者的攜手同心，絕對會讓這齣戲大有看頭。

「艷艷戀花」一劇的演員近30人，舞者包括現代舞、青少年舞、爵士舞及標準舞者20多人，陣容龐大。由於學員幾乎都未曾參與舞台劇演出，所以劇中幾根大樑由外聘演員擔任，包括電視小生王昱翔、台語演詩天王趙天福、歌仔戲名師劉秀庭，以及兼任副導的街頭主持人鳳凰等4人。

看著這群鶯鶯燕燕們逐漸入戲，莊導演、張副導反而擔心起來，萬一公演完畢，這些娘兒們的騷勁還是回不來的話，那可要怎麼辦才好呢？也許，屆時萬華社大可真要艷幟高漲了！！



艋舺戀花

說從頭

製作統籌于文正



今年夏天，萬華社區大學承接了一項社區文史調查工作，主題是我們區裡的傳統產業，其中一項成果展現在上期的艋舺傳奇特刊，我們用 32 個版面將調查結果介紹給大家。另一個延伸的成果就是這

齣社區戲劇「艋舺戀花」，我們思考過，如果這份艋舺傳奇不能大量散發，所能接觸到的社區民眾實在有限，何況文字的特性也被侷限於某種效果，有的民眾並不一定會習慣於「從文字來接觸資訊」，但如果是一齣戲劇呢？如果能讓這齣戲劇走進社區呢？想到這麼做所可能產生的各種意義，我們的眼睛就亮了起來，「下決心」變成是輕易的事情。

「艋舺戀花」的故事內容部份取材自我們調查的成果，也缺不了導演莊華堂老師的創作，但這齣戲劇的基本精神卻是「參與」這兩個字，我們希望，文化活動要與教育結合，因此一開始便設想，怎麼在萬華社大進行內部動員。

戀花的基本演員是社大同仁到各班去宣導，「循循善誘」而來，還加入了社大工作人員劉倪如小姐、導演莊華堂老師的千金莊訪柔小妹妹及龍山國中兩位戲劇社同學潘思涵和林隆淦，有許多演員分飾多角。製作方面，更整合了社大各種生活藝能課程，書法班的修平山老師替我們題字，於是我們有了美美的「艋舺戀花」四個字，美容班的陳雅臻老師和班上同學替演員上妝，國民美術的劉秀美老師帶著同學們犧牲假日設計、製作舞台背景，還擔任我們的美術總監，美工設計班的謝宏達老師替這次記者會的設計了邀請卡和文宣海報，難得的是，教珠寶設計的王嫚老師更在天賦的藝術直覺和殘酷的低廉預算下，替劇中各個角色購買了搭配的飾品、戲服，支援演出的還有國際標準舞的賴俊明老師和學生們，其他在幕後默默奉獻的社大同學更難以計數。

從 10 月開始，這批朋友便犧牲假日前往萬華社大排演，教育過程從這時開始深刻化，熱情滿分但絕對業餘的演員們，必須從頭學習舞台劇演出的基本規則，磨練個人演技，更要學著團隊合作與體諒，社大支援擔任執行製作的同仁倪必娟小姐則要學著一方面統合、協調各位老師，二方面，應付預算壓力還有自己的情緒，最辛苦的當然還是導演莊華堂老師，因為，這大概是他導過資源最少的一齣戲吧？！

經過一個多月的日昇日落、人來人往，「苦」就不去說了，戲終於要上演，更複雜的行政協調於焉展開……我們開始向社區大力推銷這齣戲劇的意義：「文化與社區結合」。

第一個被鎖定的就是萬華成衣服飾商圈促進會的會長林錦，我們希望將戀花與大理街慶祝造街工程的園遊會結合，也獲得了林會長和促進會幹部、萬華區徐漢雄區長的支持，協助我們解決周邊的各種困難。於是，這齣「艋舺戀花」將在本月十四日晚間在萬華火車站左近廣場隆重登場，本月廿一日第二場演出則是在西門町內的性病防治中心前廣場，由於是野台戲的性質，所以都是晚上七點演出。

未來，萬華社區大學將充分運用教育資源維持一個社區戲劇社團的運作，並且用戲劇課程來提升演員的理論基礎，我們不會走職業演出路線，僅希望在動用資源最少的情況下，讓戲劇這種文化活動在社區生根、茁壯！將來，十年後、二十年後的萬華會不會有社區戲劇節？這是個很浪漫的想像，人生如戲。



迷戀女人的工作日誌

導演莊華堂

30歲以前，我仍然像茫然大海上底孤舟，弄不清楚人生的方位，那時雖然寫了幾篇浮濫的小說，但還不明白自己將來要做什麼？等到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文化工作者，我卻嚴肅底面對自己的未來——不做一般人能做的尋常事，並在人生底每一個重要階段，完成一個個不太可能底夢想——有夢最美，有夢可以縫補生命中的許多缺憾，有夢才讓我有機會攀登另一座層巒疊嶂……

接手「艋舺戀花」這齣戲，我又開始帶著一批人，做夢。

就像當初所預期的——這個夢挺要命的——我們開著一艘博多夜船快樂的出帆，可是船上五、六十個水手，幾乎都是第一次遠航，黑夜裡看不到霧夜燈塔，只能望月想愛人，偶然間看到一顆流星，驚醒行船人的夢，夢中有藝旦有娼妓有舞女，還有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

做為一個舞台劇導演，我是第一次碰到這樣底尷尬——男角奇缺，而女角——特別是歐巴桑越來越多，還把有些男人嚇得中途落跑，而這些鶯鶯燕燕，環肥燕瘦應有盡有，一個比一個愛漂亮愛表現愛演戲，愛跟導演一起做夢。

如果不是曾經歷盡滄桑，我是很難擺佈這些女人——我發現：從淡水茶室回來之後，我給她們看古今中外的春宮畫，她們就開始墮落——她們底言語及眼神裡，閃著熊熊燃燒底慾火，逐步拆卸面具，

探索人性底深淵風塵底韻事……

這是我預設的陷阱——必定要先讓她們跟我一起墮落，才可能浴火重生！

其次，我困擾著如何把這些不同的譜調，安排在同一根琴弦上，讓他們奏出和諧底天籟——從開始選角的第一天，就深深底困擾著——我很難從初次見面，就知道他們適合幹什麼角色？我要他們先唸劇本，於是碧雲口中首先「幹」出來，接下來就比較好辦了。碧雲、芷好的娼妓、楊林阿嬤的鴇母、麗華、碧珠的阿網、阿緞官，都恰如其份，國義一家人最後出局，則是我的直覺判斷出了問題，而他們也不熟悉劇場運作。文黎出任第二女主角，經過一番波折，我先選派「小姑姑」一角，後來感覺她底音質氣韻，接近我心目中的「香嬋」，而侃如大方的釋出這個角色，自願當專門搞笑的幾個小角色——事後直證明，她果然是個「搞笑妖姬」，而文黎下過苦工之後，近況則有倒吃甘蔗之感。

排練之初，我蠻擔心文黎、毓慧、淑慧三人，一個是愛美好強，一個是自信不夠，另一個老是忘詞，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考慮換角，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清楚看到他們努力與進步的軌跡。後來陸續參加的聰雄、美援夫婦分飾警部、保正二角，王長洲里長出任總督、包公二角，均是架勢十足，不做第二人選。文黎給找來的救火隊——簡志仲、林慶鴻都很倒楣，角色被我換來換去，最後才江山底定

——小簡神情特質比國義更接近「秦大朝」，只是手腳還沒完全放開，林桑則在我翻修劇本，生下「廖圳彭彭」之後，促成毓慧的再生。

資深演員方面，第一男角王老師昱翔高大挺俊，肢體語言飽滿。台語演詩天王趙老師天福和街頭名嘴張老師鳳凰，都是合作已久的故舊，他們舉手投足之間，收放自如，鳳凰還兼任副導與「排助」玉川給我許多協助。第一女角則波折不斷，幾經換角風波後，又回到我底最愛——劉老師秀庭身上。藝旦「麗華」在舞台上猶抱琵琶的凝止狀態，櫻唇初啓的南曲繞樑音，是鶯燕聲喧嘩之中獨譜底清籟，我很難拒絕那種美感底誘惑。

於是，我這個導演深陷於迷戀女人底漩渦裡無法自拔……



追尋艋舺風月

設計總監劉秀美

每次坐車經過萬華，眼眶就會不自覺的溼潤、心中逐漸的激動起來——因為萬華是我的故鄉。

小時候居住在龍山寺的邊巷內，不懂事的我，放學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抓起手電筒，在當時四邊都是水稻的窄小田埂上，打開手電筒噤聲追趕體態豐滿、腳穿木屐、身著睡褲的肥胖妓女。女郎氣喘咻咻的飛奔在窄小的田埂上，直至跑了一段路，回過頭看到我只是一個小女孩不是警察，氣得破口大罵，並咀咒著要將我抓到巷內的妓女戶裏。我小時候的童年歲月就是在龍山國校園牆外的邊巷做著這種「警察抓妓女」的遊戲。

那時候，家中的男客人要進入我家必須要先「過五關斬六將」，不是在巷道中被人把眼鏡搶走，就是被人將鋼筆或手錶給取去，總是臉紅心跳地連逃帶跑地跳進我家屋內，再拜託我爸媽去要回妓女戶從他們身上強行取走的東西。我家因為租屋在妓女戶附近，成堆的小木屋屋簷下，縱橫交錯的水溝，成天飄散著消毒藥水的味道，這是區公所每月定時來做的消毒工作。

在我童年時，對成人的性事十分好奇，常攀爬在古老的木格窗櫺邊，窺視屋內，除了一盞酒紅色的小燈泡外，只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只見到大門內空曠的廳堂中，獨坐著一個狀甚無聊的老鴿，漫不經心的洗濯著衣物，偶而會回過頭來斥喝我，「死查某仔，要抓你來賣！」

古老的賣春產業，承載著一部台灣婦女漂流史。自清朝開港以來，走船的人到了港口一定要找女人，還有隨著日本殖民統治而來的異國婦女，韓國和日本女性的佇足，造就了後來「藝閣」行業的興起。之後，又隨著終戰後國民黨軍隊登陸帶來大量單身男性人口，使得因戰事而蕭條的特種行業，很快又恢復往日熱鬧的舊觀。艋舺的賣春產業，也就此被深深的烙印下來。

也因此，在萬華成長的孩童，他們的童話世界中總是夾雜著成人社會的種種物語，最著名的要算是，日治時代「凹鼻藝姐」的故事。傳說中，她是一位頗具才學的藝妓，自視甚高，不肯隨便接客，因此得罪不少財大氣粗的富人。其中有人出資，令一位身染梅毒的乞丐裝扮成斯文的富家公子，誘其與之嫖好，將性病傳染給她，導致病毒侵蝕，連鼻樑都被蝕塌了，而被人稱作「凹鼻藝姐」，據說「凹鼻藝姐」經常坐在人家屋簷下，含淚彈琵琶乞討過日。

等到自己稍微長大一些，萬華的街景已幡然改變。臉上掛著刀疤、身上佈滿刺青的南部青年在妓院把風，一整列的華西街暗巷中，粉紅的燈光下，原住民少女成排站立著，任憑客人挑選。那個時期，也正是花蓮、台東地區人口販子活動最頻繁之時，許多小學校長和父母聯手將剛畢業的小女孩推入火坑，可憐的原住民家庭，有時，只是為了一瓶瓶買醉的米酒，就輕易放棄親生的子

女。

此時，整個古老、端莊又靦腆、妓女必須學藝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工商社會金錢遊戲中，人口販子肆無忌憚，大量販賣無辜的少女。古意盎然的萬華，竟成為最黑暗的人肉市場。

一直到最近，第三波偷渡移民潮將大陸的女性大量運送來台，像都市老鼠般寄居在城市地下社會。有時，走在萬華街上，真不知是來到了廣州還是福建呢？！

在這些賣春婦間，偶而可以見到昔日萬華的賣春阿嬤，俗稱「站壁」的。在古老賣春業特有的一抹夕陽餘輝中，像動物般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的行為，構成古老萬華殘存的世界奇觀。



飛躍的姿影 燃燒你我的心

舞蹈設計賴俊明



很榮幸有機會參加學校所舉辦的年度大戲「艋舺戀花」的舞蹈編排工作。第一次收到此消息時，是有壓力的。因為在我從事的舞蹈工作領域裡，要把國際標準舞呈現在戲劇上更是困難。在工作初期，也面臨國際標準舞跟一般的舞台表演的舞蹈呈現方式之不同，在發揮上也有它的限制。但因著對舞蹈的愛好，與對這次活動的肯定，便欣然參加此次的編排工作。

但是，另外一個困難是年代的限制。戲劇時空大約是 30 至 80 年代，社會上舞蹈的型態、服裝、生活方式，思想精神等各方面，對我們而言都受到相當多的限制。我們只能更多地去思考、揣摩當時的食、衣、住、行、娛樂各方面，這也就更具挑戰性了。所以，這更讓我覺得這個工作的意義與價值，不只讓我們去思想當時的舞蹈是什麼樣的舞蹈？是什麼樣的服裝？是什麼樣的背景？甚至於舞蹈的心態、心情、精神，都使我們更用心去揣摩、研究，才不負所交代的任務與期待。

由於對舞台劇的生疏，也促使我回憶以往的經驗。所以，當我在看到該劇本時，便聯想到

曾經看到的新劇，有舞蹈，有歌唱，也有話劇，也就綜合了這個印象，了解「艋舺戀花」的時代背景，而明白如何運用這會有的記憶去配合劇情，做舞蹈的呈現與簡單的串場。由於莊導演的慎重，希望我們能夠編類似現代舞的舞蹈，舞蹈的本質是相通的，只要能表達的貼切，感動觀看者的心，自然又不作做的流露，這樣的精神就能來配合這部大戲。

我滿認同莊導演的一個思考：「抓住台下觀眾的心」，就是怎樣讓觀眾肯定你，然而，這也是另一種肯定自己的方式。我們是在這樣的鞭策與期待下，來進行舞蹈的參與，發揮團隊的氣力，讓「艋舺戀花」順利地在各位的期待下出生。

所以我覺得，不論舞劇也好，歌劇也好，無非就是要感動人心，激起對這個故事的省思，與對戲劇所傳達出的精神加以延續。當初接這個任務時也是受到他們的感動與支持，原以為參與的人不多，但當我宣佈時，卻有很多學員主動的來詢問，這便成就了我們的學員一邊用心看一邊徹底學的精神。

期待我的學生們跟著「艋舺戀花」舞台劇的演員們同步演出時，能夠伸展手腳與身體，飛躍的姿影，曼妙的舞步，在十二月寒冬中，燒熱觀眾的眼神。

請來看看台灣人台戲

演員・台語指導趙天福

「阮台灣人卜搬啥麼戲，啊著汝管！」即句話是蕃仔秀才伶日本大人（伊能）講兮話，日本人當咧實行皇民化運動，禁止台灣人搬歌仔戲、布袋戲、子弟戲、南管唱台灣民謠。台灣人兮藝術文化受著真大兮壓制，會使哩講台灣人受人統治，做殖民地人民，予殖民政府凌治兮情形，佇即段戲表達恰一清二楚，『艋舺戀花』唔那搬艋舺即個所在兮代誌，麼咧搬台灣兮歷史。迄個講即句話兮演員道是小弟在下不才趙天福是也。

第二幕有一段南曲『思君嘆』：我今思著君，真真有意，未得來見君面…恰思君兮情懷描寫恰真逼真，唱即段道予我想起：導演兼編劇莊華堂先生翁仔某恰我恰門開熱劇場兮團員，去夠雲林土庫拜吳天鑑先生為師，天鑑仔伯教逐家唱即段曲兮情形。天鑑仔伯一生奉獻予車鼓，參伊兮查某团恰新婦麼攏咧唱車鼓搬車鼓。台灣話兮最高潮，上藝術化，上水欸兮語言，雖然是咧講房間仔底兮代誌，但是因仔來聽麼無妨，因為語言本身無明說，唔閣大人來聽閣攏聽有，語言兮魔力，佇即段答喙鼓內底表現恰真成功。



萬華社區大學要扮戲嘍！乍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真不知道是要高興，還是要痛苦？！

事實上，這是一場甜蜜的負荷，每週日，莊老師、必娟與我，偕同一群熱情青春美麗的一級學員兼演員，在辦公大樓裡穿梭，上課訓練、排演學習，愜意且充實。

10月13日，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我們的心情也如同艷陽般的熾熱，吃過午餐後，老師帶領著我們搭著捷運，浩浩蕩蕩地到「淡水文化中心」看戲去，雖說是一群大人了，但這樣的校外教學，心情就像小孩子難得出遊般的興奮。

這齣金枝演社舞台劇「可愛冤仇人」，演了一個半小時下來，高潮迭起，毫無冷場，無論是燈光效果、或是演員的表現，都不在話下，一齣劇看下來，我想，大家必定是獲益良多，對這群生嫩的初

煞落來，小弟除了用台語兮讀冊音吟一首唐詩〈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唱一塊南曲〈恨冤家〉：「恨冤家，你可見無行止，從君去，並無封書，寄轉鄉里」。真正是大挑戰。莊導演華堂兄請劉秀庭小姐來教一擺，因為我無

錄音起來，無法度練習。佳哉我恰江子翠南管樂府有交陪，閣捌替依恁一場南管演出做主持人。所以去找恁兮大支柱魏美慧學唱，魏老師那彈琵琶那唱〈恨冤家〉，我閣錄音起來，練歸咁實在講，大部份是會曉唱矣！一半音仔閣掠袂準。好佳哉我會曉聽音樂記譜，我用簡譜恰記落來了後，道變真好唱矣！感覺足有成就感兮。



日本人予咱弓體講是四跤仔，結果恁聽無。台灣人兮家庭掛一塊國語家庭兮牌仔予咱台灣人講掛一塊狗牌仔。卡早兮台灣人猶會講家治兮話，今麼予國民政府教恰無國語煞袂曉講話。好佳哉！阿扁仔有魄力，若唔是阿扁仔，今麼全台灣攏咧教兮福佬台語、客語、十一種兮原住民語唔知東時會消失去？

「匪諜就在你身邊」——阿明因為組織讀冊會，予人掠去砰砰，時代行過兮痕跡攏演恰真四配。寶斗里查某間兮故事麼攏演出來，逐家看著會感覺真趣味，閣有淡薄仔心酸。趁食查某那燈火啊，噢……請汝來看即齣戲「艋舺戀花」。

來去 來去 咱 go to 淡水看戲去

萬華社大教務專員劉侃如

生之積，有了更多、更深的啓示。

當天真正的高潮，是在看完戲之後，嘿嘿嘿……爲了讓學員更貼近本校年度大戲「艋舺戀花」那段充滿後街人生的繁華與滄桑，老師帶領了幾位學員去淡水茶室逛逛，別人的心情怎樣，我可是心頭小鹿砰砰跳呢！平常的我雖然豪氣又帶點三八，但是說到逛茶室，我可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回喔……

不過，逛茶室真的是蠻好玩的，好玩的是，那種新奇的感覺，我們一群人走進去一個小包廂，接下來，一群打扮得妖嬈美麗的女子們，簇擁著擠進包廂，剛開始時是一陣冗長的沉默，彼此都很尷尬，我們是七個女子與兩條繩子，她們應該尚未見過這種陣仗吧，彼此有五分鐘都是不知所云，哎呦……我現在想到還會歹勢呢！嘻嘻嘻……

接下來，老師與國義這兩位繩子代表，首先打破沉默，與小姐們玩起「野球拳」，誰輸了誰喝一杯啤酒、誰輸了誰脫一件衣服，我們其餘的姊妹妹，在一旁樂得花枝亂顫，我們姊妹妹樂得當一隻隻黃雀，雖然當天顧及我們這群「清純玉女」，並沒有太限制級的場面出現，不過我已經能想像，何以古有名訓：「醉翁之意不在酒」，男士們流連煙花場所樂不思蜀喔…，這個有趣的校外教學想必

是讓我們這群「艋舺社區劇團」的團員終身難忘。

從這幾個星期辛勤的排練，出場比賽、出場表演下來，道具的製作、戲服的尋覓、場地的探勘，表情、肢體的教學訓練，花了許多時間、精力，當然，學校也投下了一筆資金予以支持，期間瑣碎之事不在話下，演員情緒低的安撫也是一門重要的功課。

莊老師說，不止平時的排練，演員會發生問題，就連上場前一分鐘，問題才冒出來也很有可能，這是我成長的必經課題，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嘛！很多事情都是經歷過才知道，當時聽到學校要演戲，大聲的嚷嚷：演戲，找我瑪莉就對了，只知道嚷著要演戲，根本沒料到，事情真的搞大了，現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然演戲期間有快樂、有煩惱、有喜悅、也有點憂傷，但是我知道這只是邁向成果的一些插曲，預期將來歡笑收割，必然先要流淚播種。

也許，若干年後我再回憶起萬華社大「艋舺戀花」的點點滴滴，就像辛棄疾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淋漓盡致地道盡我心境的轉變，午夜夢迴時也會笑。

一連串的纏綿 熱戀於「艋舺戀花」

排練助理徐玉川



由於在萬華社區大學選修「讓孩子自信一生」的課，又因班上同學的厚愛，選我擔任班代，接下來，就是與萬華社大的一連串纏綿的因緣……

那是星期四晚上，當我正趕著去上課時，恰巧遇到了倪必娟，她告訴我，現在的演員還不夠，要我也來參與演出的角色，當時的我喜憂參半，因為，我很想去嘗試從未曾做過的事，但忙碌的我，也害怕擔心著，如何能夠再有多餘的時間來排戲呢？然而我還是被必娟的熱情邀約給說服了！於是就又开始了我人生的另種不一樣的有趣生活。

從第一次的與導演莊華堂老師聚會，大家一起討論著「艋舺戀花」角色的扮演決定開始。還記得當天，莊老師問到了我：「有沒有演過戲？我說：『沒有！』」「那你有沒有想到要演什麼角色？」我說：『我不知道耶！但我希望導演可以派個簡單的角色給我來演，相信我一定會好好的演出，因為我將來也想和您一樣當導演……』全體學員皆笑出聲，導演卻直接了當的說：『那最好，希望你趕快把我幹掉！』」

喜愛電影、戲劇、舞台劇的我，常感覺到整部作品的完成，必定是集合大家的智慧結晶而產生出來的，我將還一切比喻做個的宇宙。因為在這小小的舞台上，任何一個人的角色扮演工作都是相當重要的，而且更是缺一不可呀！因為戲劇的呈現是必須結合了許多的藝術創作者，相信所有擔任其中任何工作的人，只要認真地扮演好自己的份內職責，進而分工合作，如此的完美組合，不就與自然的「宇宙世界」一樣了嗎？

大家跟隨著莊導演幾次的排練，從說戲、對白台詞、走位、表情動作、造型、服裝等細節，每個環節都很重要，真可說是關係密切！當然囉，整個艋

舺的歷史成長過程與前後文化變遷，那是我們這部「艋舺戀花」的主要精神，我個人非常敬佩收集這份詳細的歷史記錄的工作者，真的，沒有從前的艱苦與辛勞，那來現在的進步與成就呢？

每次的排練，我都是非常投入，相信所有的學員也是和我一樣的心情，其實我們的目的無他，無非是想讓「艋舺戀花」這齣戲可以很順利且成功的在萬華社區，讓長年居住在萬華的民眾更清楚地了解到自己與萬華的那份密不可分的關係。

沒想到，後來導演竟然要我來擔任「排助」的工作。我問必娟：「什麼是排助啊？」他說：「就是排練助理。」也就是說，要幫助演員提詞，還有其他一些助理的工作。我覺得很開心，也許就因為了此次的機緣，可以讓我逐漸踏進影劇工作的世界裡，說不定就真會如我所願，將來有一天，我真的可以當導演喔！感謝所有的因緣，真感謝！

參與了這次的工作，感觸很多！那天我們為了趕到「牯嶺街小劇場」參加選拔賽，我們更是卯足了勁兒，利用週五晚上的排練，週六上午再繼續，下午就去應賽了。那天剛好是由萬華社大的「美容班」師生們為我們要上場表演者化妝，就這樣，很緊張又愉快且充實地過了一天，雖然只演了「為了十萬元」（「艋舺戀花」的劇中劇），但是有了那

五分鐘的時間限制，大家都蠻緊張的，不過我的感覺是，我們實在是太厲害了，因為很快地，大家就如此地完成了任務，而名次的獲得，當然是所有參賽者的最愛，但有時候，並非易事呀！我覺得大家玩得開心才是最最重要的！更相信演技是經驗的累積而成的，而事實上，我們的學員們也都是個個充滿著許多的演戲細胞，而且都愈演愈好，真的喇！不信大家等著拭目以待吧！

在此，我特別要感謝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及所有的主辦、協辦單位，尤其是導演莊華堂老師，感謝這一切的人、事、物與好機緣！讓許多的學員皆又發現到自己的潛能確實是無限的，有待我們每個人各自去開發與創作，美化自己的生命藍圖，圓滿快樂的過一生。感謝！合掌感謝！



演員心得

抓住那道最後的彩霞

歌唱日語班高文黎



個人參與「艋舺戀花」的演出，還是弄不清楚什麼是「舞台劇」？許多問題都沒有深入了解就報了名，當初只爲了嚐鮮，爲了豐富自己的人生，爲了一顆學習的心，更想在天黑之前留駐美麗絢爛的彩霞，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10月中的一趟淡水之行，首次看到「金枝演社」舞台劇（可愛的冤仇人）的表演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原來戲劇人生裡是那麼的多采多姿，表演藝術是那麼的豐富。在簡單的舞台上，透過不同人的詮釋，不同的表演方式，就會有不同的效果。我想，莊導演編這部戲，應該是考慮到台灣的社會型態逐步在改變中，生活變得忙碌而緊張，人與人的往來，有時，的確需要一些輕鬆、幽默、通俗的方式，來化解都會人沈悶、尷尬、暴戾的氣氛，讓人的日子過得更歡樂一點。

現在劇場的表演形式，不似傳戲劇那麼複雜深奧，但觀眾的品味不斷在提昇，加上自我期許的壓力和憂心，都是接到劇本後一一浮現……對於角色的詮釋、掌握、發揮都無從下

手。捧著劇本面對自己的角色時，那種茫然、那種無措，在自己的工作專業領域裡根本不太可能會發生的。

畢竟不是專業，而且毫無基礎，正所謂「隔行如隔山」，摸不著頭緒，焦慮之開始瀰漫，卻苦無對策。幸得劉秀庭、王昱翔、趙天福等多位老師的啓迪及指導，加上本身是一個自我期許很高，自尊心也很強的人，不服輸的個性開始挺出，我不在意別人的眼光，我只擔心導演對我失望的眼光，我不願我的對手因我的演技太差，而影響他們的素質。因此，我開始請老師及前輩賜教，我觀察別人演出的表情、手勢和技巧……我虛心請別人指正，詢問別人的意見，我始自己去細細咀嚼，勇敢的面對挑戰；演戲時盡量投入、融入劇中人的感受，雖然不能充分掌握，但我不怕苦，不怕跌倒，即使摔得淤青腫痛，痛得徹夜輾轉不眠，都不能讓我萌生退縮之心。

任何一位成功的人，往往都曾經一再歷經失敗與挫折，只是如何驅逐失敗，排除挫折才是成功致勝之道。我深知，生命的本身是一種「過程」而不是「目標」，千萬別忽略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一切美好事物。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但不管最後成敗如何，這都將是這一生中最寶貴的學習經歷呢！

從排練到演出，我盼望能抓住那道最後的彩霞！

演過公娼 我想當娼女？

東洋演歌卡拉 OK 班學員劉芷好

我頭一次參加野台劇的演出，本來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態來報名，在訓練的過程中，才領悟到，老天！那不是我所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記得剛上第一堂課時，莊華堂導演便把整齣「艋舺戀花」的種種內容做個介紹，有關萬華的歷史、由來、人物、產業文化變遷等等，到現在浴火重生的萬華。劇情描述日據時代，女主角童年時跟著家人到廟口看歌仔戲，到被綁架賣到藝旦間，直到她的一生種種坎坷過程。

正式排練後，有台語、肢體、歌仔戲及南管等課程，其中台語部份，是由台語專家趙天福老師來指導，才發現我們每位同學台語的發音都不是那麼的準確，經由趙老師的細心教導下，個個對台語都能朗朗上口。肢體的訓練，聽起來好像很簡單，記得我第一次做完肢體訓練回到家全身酸痛了三天，第二次請教王老師是位英俊的老師，也是劇中的重要角色哦！在他的指導下，肢體的運動也是很有學問的，不是隨便跳跳就可以了，弄不好還會受傷的，收穫真不少。

接下來的課程，是學唱歌仔戲，一般大眾

都認為歌仔戲很普遍，隨口哼幾句簡單的，當劉秀庭老師解說歌仔戲的來源及「都馬調」、「七字仔」等，才知道會演歌戲的人，真是優伶中的人才。看來，我是選對了，雖然每個禮拜天都要來排練是很辛苦的，但很值得，可以學到很多的寶貴寶庫，還可以認識這麼多的老師、朋友，內心感受很深，受益良多，有句名說：「活到老學到老」，我真的做到了。

要感謝萬華社區大學有這麼好的環境，給來自各地的學員做學習。「艋舺戀花」聽起來很普通，但內容很生動喔！這齣寫實的悲喜劇，是由莊華堂老師到處細心地收集採訪，才有這樣的珍品。我在該本劇中飾演公娼裏的娼女，剛開始很排斥劇本中粗俗的台詞，經過幾次的排練，不知不覺中，我的興致大增，巴不得每個角色都能嘗試，看來我中毒不淺了。

在現實生活中，我倒是蠻同情這些妓女的遭遇，雖然有的是心甘情願，有的則是被迫的，說實在話，她們內心的苦確實值得同情。最後，相信這齣「艋舺戀花」在莊導演的指導下，能順利圓滿的分享給全台北市民。



美麗地球村

發行人：李端端
總編輯：袁保新
執行編輯：于文正
刊頭題字：修平山
編輯委員：王語婷、莊華堂、高傳棋、
鄧坤海、劉侃如
刊頭設計：柯瑞青
製作團隊：台北捷運快報專業編輯群

全球探索大驚奇——

下金蛋的海龜

文：繆詠華



哥斯大黎加小城奧斯地歐那（Ostional）卡在山和海之間，此地生活悠閒，雖說過著畜牧式生活，主要資源卻來自太平洋帶來的財富：海龜。

哥斯大黎加地理位置卓越，地處四種海龜交集處。從墨西哥北到祕魯南數千公里，海龜在夜裡到此下蛋。每年於11月左右到奧斯地歐那，當地稱之為flotta，關於牠的傳說，眾說紛紜；海龜，不只是象徵，還是當地人民的精神和生活，眾望所歸。

問題是：「何時牠們才會來？」

很顯然地，月的圓缺深深影響著海龜的出沒。也

許第一個上弦月，也許滿月。即使是在當地做研究長達數年的生物學家，也說不準何時會見到成千上萬的龜頭冒出海平面。但牠們的確會依月行事，通常一年會有八到十五次，沙灘龜甲蠢蠢欲動。

大伙兒等海龜，原來是為了牠那受歡迎的蛋。龜蛋加上稍辣的蕃茄醬、一點香菜和鹽，配上檸檬和啤酒，嗯……真是太棒了。於是，一群人為了龜蛋所產生的戰爭開始了。想抱蛋的、A蛋的、賣蛋的、買蛋的、吃蛋的……全都聚集到沙灘上想混水摸蛋，這在當地成了一項全民運動。還好，當地自衛隊守得妙，有十八名守衛日夜巡邏，若真的沒法子守，那就閃吧！「遷穴」是另一種躲避掠奪的好方法，將一些偏遠地區所發現的洞穴，遷到離城較近之處，以方便就近監控。

雨、海洋、沙灘的溫度、潮汐、月亮和風等氣候因素，均足以影響大海龜到此下蛋。只要天時、地利、龜合，外加風調雨順等氣候條件配合得當，大海龜們群聚此處下蛋，最多可達30萬隻，有時下個4、5天，有時整月下個不停。

最厲害的是，成千上萬的海龜所挖的巢穴深度竟然都是一樣的。由於擔心前面的蛋被後面的壓壞，所以海龜下蛋後的36個小時內，奧斯地歐那居民可以任意到沙灘上撿蛋，更有人在沙灘上，就著烈日與海風當場吃將起來，蔚為世界龜史上之一大奇景。獨一無二的還有村上農場裡躺著珍貴的收成，袋袋相

連到天邊，每袋有上千個蛋。近村的居民都聞風而至，手中捻著蛋票大排長龍，每人可有100到200個蛋的配額，被授權者，甚至還可以合法到沙灘上去撿蛋呢！

雖被授權到沙灘上撿蛋，但可得恪守「龜」矩。雖然大家都熟門熟路，有時還是得小心，別誤入禁區，比方說，標明研究用的洞穴，就謝絕參觀。此外，也不准使用棍棒搗「蛋」。當地人深知保育龜及龜蛋的重要，大伙兒可不想在一陣濫撿過後，讓大家都完了「蛋」。

至於那些撿不過癮的，乾脆把母龜迎進門，養在自家廚房，一日三餐朝拜，但求「蛋」事成功。不過，通常母龜肚子倒也十分爭氣，三不五時就下幾個蛋以茲慰勞男主人。這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竟能與人共舞，人龜和平相處，達到自然平衡狀態，著實讓生物學家跌破眼鏡，百思不得其解。

但海龜的生命可沒能一直順利延續下去。事實上，1000個蛋中通常只會只有2隻海龜孵化存活。在當地，連小孩都知道要保護小海龜，人和海龜都在12到15歲左右成熟。這小東西值得同情，到灘上下蛋，以供給小孩們必須的生活費、教育費，至於幫忙當地造橋、鋪路、蓋籃球場，自然就更不在話下。

若說繽紛世界，何處會有人和海龜是朋友？那就是哥斯大黎加的奧斯地歐那。

（本文內容取自春暉國際發行之「全球探索大驚奇——下金蛋的海龜」之節目。）

編按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萬物息息相關。」這句話點出萬華社區大學辦理環境生態社區影展最重要的意義。這次社區環境影展獲得教育部的經費補助，讓我們得以選擇了五個不同型態的社區，其中有學校、醫院和集合式住宅社區，我們播放了五場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有關的影片，有的影片是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有的是公共電視的短片，另有一部則是讓茱莉亞羅伯茲獲得奧斯卡影后的「永不妥協」。

除了影片放映外，我們邀請了關心環保問題的學者專家擔任影片分析，在播放後為觀眾民眾講解，並且寫成文字製作專刊供大家參考，我們的合作伙伴春暉電影工作也慷慨的提供了影片介紹和精美的照片。過程中不管是選擇映演場地、挑選影片和主講人都讓我們學習很多，感謝提供建議的焦雄屏老師、王道還老師，春暉電影公司的張烈東經理，還有協助影片內容講解的各位老師，和參與其間為大家服務的社大同仁，未來萬華社區大學仍舊希望在推動社區環境意識的提升方面繼續貢獻心力，也請求大家寬容我們服務不週的地方，讓我們有改進的機會。



無情荒地有情天

文：戴愛珍老師

「小宇宙」這部紀錄片，在法國影展中，曾獲頒最佳法語片、最佳攝影、最佳音樂、最佳音效、最佳剪接五項大獎，及在瑞士獲得最受觀眾歡迎獎。

兩位生物學家 Claude Nuridany 和 Marie Perennou，也是這部紀錄片子的導演兼攝影，花費了 15 年的時間，在法國一處荒地，實地觀察，研究、記錄。人類認為無用的荒地，實際上充滿著無限生機，沒人施肥照顧的植物青翠盎然，身居其中的昆蟲動物不計其數，整個草原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

2 位導演利用整整 3 年的時間拍製該片，為使影片達到生動的效果，更發明各種攝影裝備，透過各式各樣的特寫鏡頭、跟蹤攝影，帶領我們進入一個難以想像，揉合生態美感與生存殘酷的洪荒世界。

這部片子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的昆蟲知識，極端簡潔如詩句的旁白，僅僅在影片的開頭與結尾出現，但透過顯微攝影，草原就像叢林，石塊變成高山，蟲蟻成了巨獸，讓我們看到昆蟲動物的真實世界。影像本身是如此地具有說服力、震撼力，加上表情豐富、活靈活現的音樂，毋須以言語解釋，只要觀賞影片，就可直接從每一個畫面體會到自然界的美麗、可愛，及真實生命的過程。

當我們看到黃金龜用後腳賣力地推一個比牠身體還要大的糞球，面對糞球卡在突出地面樹枝的困境，嘗試各種可能解決的方式，往前往後推、向下挖地、變換方向等，終於克服難題，也會為牠的努力喝采。此時，鏡頭卻逐漸從牠身上拉遠，慢慢地，在我們眼底展開一整片蒼茫大地，留下小小黃金龜獨自默默地進行工作的剪影。

而蜘蛛結網樹端，等待自投羅網的倒楣鬼時，又見數隻看起來勇猛愚魯、瞪著大眼睛，直視鏡頭的

草色蚱蜢，最後卻落入蜘蛛織成的陷阱，

即使拼命掙扎，卻活生生慘遭蜘蛛絲的包裹，失去抵抗力，就這麼掛在羅網邊，等待蜘蛛的享用。

蜜蜂、蝴蝶採集花蜜時，花兒雄蕊、雌蕊的位置和昆蟲巧妙地接觸，達成傳授花粉的目的，簡直是配合得天衣無縫，花與昆蟲彼此施予、受惠，互利共生，多麼和諧的一幅畫面。而一隻瓢蟲欲以芽蟲為食物，螞蟥即出面保護，打鬥幾個回合後，終於把瓢蟲趕走，芽蟲報以豐盛的饗宴，分泌蜜露讓螞蟥享受。

導演使用特寫鏡頭，配上行軍節奏的音樂，拍攝一整列毛蟲大隊的前鋒，再順勢將鏡頭往下帶，讓我們看清楚牠們是如何一隻挨著一隻的尾巴，甚至碰上另一大隊的同伴時，也能夠有條不紊地結合成更長的隊伍。當攝影機漸漸往空中移動俯瞰地面時，我們竟然發現這整列毛蟲大隊，實際上正在兜圈子，一隻挨著一隻的尾巴、謹慎小心地繞圈子，不禁令人揣測，什麼時候才能走出去呢？

片中兩隻蝸牛緩緩靠近，伸出觸角彼此輕柔撫觸，甚至身體緊密貼合的鏡頭，配上歌劇高亢柔美的女聲旋律，兩情繾綣、纏綿悱惻，情深令人動容，徹底顛覆我們平時對於蝸牛這類軟體動物的感受。類似這樣獨具巧思的鏡頭還有很多，像是剛從卵孵化出的毛毛蟲，費盡力氣攀爬過保護牠出世的卵殼以後，又小心且認真地回頭一口一口啃食這片卵殼，做為牠的第一頓大餐。

蚊子從水中誕生，如舞者穿著白紗跳芭蕾舞，伸展肢體的動作雍容、優美、高雅，和一般蚊子擾人

~一處草原就是一個小宇宙~

吵雜的形象截然不同。或是螞蟥辛勤地儲藏糧食，搬運穀物、種子回巢，而攝影機卻有辦法進入蟻穴內部，向觀眾展示螞蟥小山似的工作成果。當狂風四起，草浪翻飛，天上烏雲密布，大雨傾盆時，導演特意放慢雨滴的速度，慢速落下的雨滴像水球炸彈四處迸裂，螞蟥、螻蛄、蝗蟲、金龜子紛紛中彈，在草葉上面的一隻瓢蟲還被水球打得翻落地面。

所有的事件都被導演安排在象徵性的一日之內，縮時攝影的手法，讓我們在數秒鐘內，看到天色轉換、風雲流動，花的開闔、爬藤如何右旋攀附。而慢動作攝影則有效地凝結了鮮紅色瓢蟲張開翅膀起飛的影像。導演精心設計各式各樣的機器設備，以呈現法國一處平靜荒野的懾人之美。

若不是裝載在遙控飛機上面的顯微攝影機，我們的視線怎麼能夠跟隨一隻強健蜻蜓迅捷敏銳的空中之旅，遨遊逡巡整片草地、俯瞰整片樹林？甚至足以近距離看見牠美麗翅膀表面如花紋似的脈絡。若不是機器人無聲無息地接近昆蟲進行攝影，兩隻好戰的锹形蟲萬萬不會開打得如此激烈、忘我，直至雙雙從枯木上滾落地面，兀自纏鬥不休；而水蜘蛛也難以繼續牠利用空氣泡泡在水中築窩，以享用美食佳餚；更不用說影片中一隻展翅如鳳凰的雉雞，冷酷準確地啄食地面上紛紛逃竄的蟻群時，令我們感受到的那種旁若無人的自然，即使是不留情面地對待先前辛勤工作的螞蟥。

一部好的電影通常擁有令人難忘的配樂，「小宇宙」這部紀錄片的配樂表現值得大家的讚許，將整部片子營造出一種夢幻，令人充滿想像空間的氛圍，使我們不由自主地掉進這眾多人性化表現，卻又深深暗示了大自然冷冽無情的昆蟲世界，反思體會到自己可能也只是一種渺小、脆弱的存在，相對於整個龐然社會環境下，同樣地勉力生存著。

一個微觀世界透過鏡頭而表現出生命的活力，昆蟲們用盡所有力氣在收集食物，打鬥求存，求愛、設陷阱等行為上，即使沒有「小宇宙」的精心拍攝呈現，牠們也依然如此努力的生活著。人類跟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常以人類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而忽略了動植物的生存權利。「小宇宙」這部

片子以荒野有情的角度，提醒我們要尊重每一種生命，盡我們的力量保護這塊富含寶藏的大地，並且與之長久和諧共存。

◀戴愛珍老師與同學們分享小宇宙的觀後心得。



環境生態社區影展

一滴水 一把土 都是金

文：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事長／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文山采風〉講師林淑英老師

在我 16 年來的志工生涯中，自然環境的關照居於重要地位。一路走來，有許多難以忘懷的情景時時浮現腦海：

小女 15 歲生日前夕，我帶著她跟隨一群關心台灣巨木林的民間人士前往桃園縣復興鄉嘎拉賀山區，學習領會「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意境，同時認知山老鼠橫行山區、喜怒哀樂雜陳的人世真情。

90 年代初，臺灣各地的高爾夫球場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其中的土地取得過程問題重重，我們常驅車前往桃園新竹地區，看到一座座保安林被剝光的景像……；再閱讀資料顯示，一座 18 個洞的高爾夫球場，每天大概需水量 2000 到 3000 噸，如採取平均數 2500 噸來說，以如今臺灣平均每人每

問他：「你們家種橡樹嗎？」他說：「我們才不種呢！橡樹難看死了，我們家隔壁的猶太人種了一棵，就種在我們兩家的分界線上，真可惡，我還得抽空把往我們這邊長的枝椏剪掉……。」第二天，我早早起床，繞到前院去看一棵奇形怪狀、只剩一半樹身的橡樹……。

1995 年尾，我深深被臺灣的「山林捍衛者」賴春標（註：賴春標先生出版《山河憧憬——臺灣年曆 1996》「走過漫長崇山路·換得滿屋山河圖」的英雄氣概所吸引和感動，曾小小地努力推銷一番。後來聽說，餘書在 1996 年總統大選時被陳履安先生的競選團隊全數購去，不知是否真實？

1996 年 7 月 31 日，賀伯颱風襲擊臺灣，造成嚴重傷亡，當時我有一個機

律師公會理事長、現任臺灣省主席的范光群先生和他的兄弟們都投入反對行列；許多環保界人士為此案在內政部營建署門口（敦化南路底）設靈堂，祭奠臺灣「山林不保 水土流失」；繼而數度絕食靜坐抗議，表演「有關係沒關西 沒關西有關係」的行動劇；還有熱愛荒野的小朋友一起來送汽球和向日葵給審議委員，為他們加油打氣：要發揮道德勇氣和專業良知護住臺灣的水和土；我們一群人為此案曾被警察驅離營建署十四樓的電梯口……。

◆森林是水的故鄉

在觀賞「魔法公主」卡通影片的同時，前面所述的情景即不斷地湧上心頭。影片剛開始時，如排山倒海般衝向村莊的憤怒之靈，不就是大地反撲的象徵嗎？我們花蓮木瓜溪畔的銅門村、紅葉溪畔的紅葉村、南投縣的神木村……，不勝枚舉的天災人禍事件，是國人近年來的錐心之痛。

影片中，達達拉城的黑帽大人帶領一群鍊鋼鑄鐵造火箭的民眾，矢志消滅山犬神、拿各神，為的是爭奪更多的森林，挖取更多的土地資源，

仔細瞧瞧夜以繼日的黑煙排放當中，城廓周邊已是光禿一片，而這種景緻對現代人

類而言，一點也不陌生。

我們最不怕生的，是影片中的茂密林相，大喬木層、中喬木層、灌木層、草本層、地被植物，一層層的森林成員像極了大海線，把水和土緊緊護在林中。

◆又大又小 又老又少 又多又少的臺灣

有越來越多的人懂得用「又大又小、又老又少、又多又少」的詞句，介紹臺灣讓別人認識。所謂「又大又小」指的是，生物面積很大，土地面積很小，臺灣擁有的生物多樣性和棲地多樣性，使得它成為北半球陸域生態

的縮影；「又老又少」指的則是，臺灣的地質非常年輕，卻擁有非常古老的物種，據研究推測應是冰河時期避難到臺灣來的；「又多又少」則是從雨量和水的保存角度來說，全球年平均雨量 834 公厘，臺灣年平均雨量 2510 公厘，全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水量是 19680 噸，臺灣平均為每人每年可得水量 4290 噸，我們在國際缺水排行榜上，名列第 18。

孕育 2.5 公分的土壤需時 300 至 1000 年，處在強風、驟雨、地震頻仍地帶的臺灣，土壤的自然沖蝕狀況本就比較嚴重，事實也顯示，我們所流失掉的土壤，遠超過所能孕育成的。

大概 8 年前，我們在臺北市聽到「生態城市」的政策主張，這四年多來，參與經營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這一方成人學習的園地期間，即不斷地以落實這個理念為社區營造的課題，我們非常高興曾協助保護住一條綠色的巷道，並為市民省下一億多元的工程經費；我們的生態保育社協助社區，找出珍貴的資源保存在哪裏；我們的環保社積極參與「在地發聲——臺北市焚化爐週邊居民工作坊」，學習提出更理想的垃圾管理政策，目前工作坊正進行中。

從生態城市所蘊涵的自然生態平衡、公共衛生維護、歷史文化關懷等課題出發，一步一腳印探索家園，閱讀大自然這本無字天書，才發現臺灣的許多寶藏，但也深深體認出我們對自然環境的輕忽及對環境議題的冷漠。

此時此刻，萬華社區大學嚐試安排到社區的學校裏放映影片，同時探討環保方面的課題，我覺得是很好的開始，往後，或許也可安排到新店溪畔，觀察冬候鳥、觀察潮起潮落，想像千帆過渡的昔日風華……，濃濃的鄉土之愛，或許就油然而生！

註：《山林捍衛者》是介紹美國有位終其一生捍衛山林的約翰·繆爾先生之志業和理念的書。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出版（1990 初版，1992 再版），臺灣環保界人士常以賴春標先生的懿行而尊稱他為「臺灣的山林捍衛者」。



◀林淑英老師與小朋友熱情的互動。

日用水量 400 公升的話，約可供應 6250 人的用量。在諸般無奈中，某日，臺灣綠色和平組織的林聖崇先生和我們幾位環保媽媽一起，由顏錦福立委陪同，送了一隻閩雞給教育部……。

1933 年秋天，拜訪美國洛杉磯的親戚，聊天時談到他們所住的地方名叫「Thousand Oaks」，我問他：「是不是因為那裏種了許多橡樹而得名的呢？」親戚說：「確實是，而且美國還把橡樹列為珍貴樹種，常鼓勵居民領免費的樹苗回家種，種完之後還要造冊，偶爾還派人來巡一巡，枯死的話，還得重新種一遍……。」我接著

會到南投水里郡坑一帶的陳有蘭溪畔拜訪朋友，看見斷成三截的橋底下，陳有蘭溪的河床被流入的土石填高至少 120 公分，滿目瘡痍中獨不見盈盈河水。

1997 年夏天，車行經中山高 296 公里處時，可看見路的東側有個「搶救七股潟湖」的大型看板，那是幅美麗的海景圖像，試圖吸引更多來關心「濱南案」～一個 28 位環評學者全數反對卻執意要開發的案子。

1997 年秋，新竹縣「關西精密機械園區開發案」逐漸進入審議的最後階段，這個要填平三個山谷、填方高達數十公尺的案子，使得當時擔任全國

環境生態社區影展

對抗環境污染 永不妥協

文：涂志傑

劇情簡介：

這部影片改編自 1993 年發生的真實事件，女主角艾琳（由茱莉亞羅伯茲 Julia Roberts 飾演）是一位教育程度不高的單親媽媽，離過兩次婚，銀行裡沒有存款、沒有工作，卻有三個年幼的小孩需要她撫養，正當她生活遭遇困頓、四面碰壁時，竟然又發生了一場意外的車禍，艾琳請艾德擔任她這場官司的辯護律師，然而艾德未能為她贏得這場官司的賠償金，於是生活陷入困境的艾琳，便以她獨特的手法迫使艾德雇用她為律師事務所的事務員。

艾琳擔任事務員期間，在一次處理檔案的機緣下，她無意間發現一件電力公司污染公共用水的案子，資料中有許多使她心生疑惑且大惑不解之處，在好奇心的趨使下，為求得釐清，於是，她開始前往當地了解事情的原由。愈是深入了解後，愈是發掘出電力公司試圖掩飾罪行的證據，及當地居民罹患各種怪病的悲慘生活，故而激起艾琳正義、積極的個性，遂決定挺身而出，調查事情的真相。

艾琳和艾德在調查過程中遭遇種種挫折和危險，其中也包含她關於私人情感及家庭生活的小插曲，但她絕不妥協，為了對抗大企業的污染，她一邊和對方僱請的大律師周旋，一邊搜集電力公司污染的事實及企圖湮滅的證據，最後不但打贏官司，還創下了全美歷史上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的最高庭外和解金額，捍衛了正義，也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

議題：電影結局總是大快人心，習慣美式電影結局的我們，該如何看待發生在台灣之類似情節呢？

讓我們來看看台灣本土的環境污染事件之一：20 多年前，正當經濟起飛、外資大量湧入台灣的時刻，美商電器公司 RCA 也在此時進入台灣設廠。RCA 來台設廠 20 餘年，涉嫌違法傾倒有毒廢料及有機溶劑，留下永久污染的土地和水源，造成逾 1000 名的員工得到職業性癌症。1992 年，RCA 關閉設在台灣的工廠，數年後，在環保署的調查報告中發現，RCA 廠多年來直接傾倒的廢料中含有過量致癌的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嚴重污染附近土地與水源，即使遠離廠區兩公里遠的地下水源也同樣遭到污染。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這類污染源對人體

的危害可以藉由吸入、接觸、飲用等途徑損傷人們的健康，造成長期的後遺症。當大量 RCA 前員工陸續發現罹患肝癌、胃癌、肺癌、鼻咽癌、乳癌、骨癌、淋巴癌等職業性癌症後，於 1998 年組成職業性癌症員工自救會，組織 1000 多名患病員工，目前正準備向 RCA 總公司提出告訴，要求得到合理的賠償。

在此，引用一段中國時報 1998.2.25 的報導：「整個 RCA 污染事件最令人感到關切的是，他所污染的不只是土壤或河流、湖泊等地面水系統，而是滲入地下水系統。地下水系統由於深入地表土壤層下，而且自成一流動系統。因此，一旦遭到污染，既不像土壤污染侷限於特定區域內，或如地面水便於進行除污整治。以 RCA 案而言，經過為期半年的實際操作，證實不只難以改善，而且因為對地下水層的網絡流向缺乏明確的資料掌握，極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經由水井的抽取，影響飲用者的健康……因此環保署宣布 RCA 廠址為永久污染區。」

事實上，環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損害不但經年累月，而且防不勝防，電影「永不妥協」中的受害居民最後雖然幸運地獲得高額賠償，然而他們依舊要面對永久性、無法治癒的病痛，污染物甚至會進一步影響遺傳基因，導致下一代同樣要生活在疾病的陰影恐懼中，這些都不是單單金錢所能夠補償的。

此外，電影中也隱約提到環境污染官司的曠日廢時，即使在美國也有許多著名案件因為缺乏關鍵證據，而拖延迄今無法解決，其中，許多受害者早已等不到法律還給他們一個公道，就離開人世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參閱網路上各種關於台灣 RCA 污染的文件，關於大企業為了營運獲利而犧牲

員工、當地居民以及自然生態的健康，利用環保法令不甚完善、工業經濟剛起步的國家，恣行永久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政府對於相關災害不聞不問的冷漠態度，甚至是司法體系不利貧困的受害者提出訴訟等問題，相信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美國司法的陪審團制度大體上同情弱勢者，因此每有所聞傷害性賠償金額創下天文數字的紀錄，大型企業吃足苦頭後，也會逐漸理解到完善的環保措施有助於企業和民眾的雙贏。但反觀開發中國家呢？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衝突之下，大多數政府選擇

的是前者，給予外資、本國企業各種方便，而將可能隱藏的禍患遺留給後代子孫，或是將所有責任歸咎於職業體系中的受害個人，試問斗升小民要如何負擔曠日廢時的官司、費用？更別說主動提出證據進行控訴了。

「永不妥協」這部影片是一齣好萊塢娛樂戲劇，許多生活現實中的沉重問題都選擇輕輕帶過，不留任何痕跡。然而，它至少提醒我們一件事，在現代社會中的公共議題需要有志者帶頭抗爭，僅僅訴諸於良心道德，恐怕無濟於事。



環境生態社區講座

難纏的基隆河

文：陳淑美老師

基隆河的地理特徵

基隆河的上游發源於平溪鄉，向東北方向流去，經過三貂嶺，中游到瑞芳鎮時突然 180 度大轉彎，往西南方向，流經八堵到汐止，進入台北盆地，下游經過南港、松山、士林，一直到關渡，匯合淡水河出海。在中下游八堵到汐止、南港、松山之間，有許多彎曲的曲流，這些曲流流域的地勢低窪。

台灣的自然地形 與地理位置對基隆河的影響

臺灣是位在亞洲大陸邊緣太平洋西邊的一個島嶼，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每年夏秋天有許多颱風，颱風除了帶來強風外，並夾帶豪雨。這是台灣每年必然經歷的天然氣候。

除了地理位置外，台灣的地形狹長，中央南北縱走有一排高聳的中央山脈，由於東西狹窄，因此，從山上發源而下的河川大都具有陡峭短促的特性。這樣的河川水流急促，常會將河床的砂石或泥土冲刷到中下游的低窪地帶，形成沖積平原。最後慢慢流向出海口，與大海銜接。

以上的這些特殊天然條件，造成基隆河的上游山高水急。每當颱風來臨時，夾帶豪雨，上游許多支流的水量在短時間內一起宣洩而下，下游河道的寬度無法吸收這麼多的水量，常常因此造成山洪爆發，中下游溪水暴漲。尤其是下游八堵到汐止、南港、松山之間低窪地區的曲流，更是氾濫成災。如果在碰到滿月大漲潮的期間，海水同時暴漲。陸地的洪水出不去，海上的潮水又大量倒灌進來，真是雪上加霜，慘不忍睹。

人為因素對河川的影響

為了解決基隆河八堵到汐止、南港、松山之間中下游的淹水問題，政府竭盡所能建設各項水利工程來防治水患。但是因為這段流域橫跨兩個行政區，包括台北市與台北縣，由於經費能力所限，無法全程整治，只好選擇重點施工。其中幾個較具特色的整治工程包括：

(1) 由於行政區及經費的考量，選擇優先整治下游的淡水河、新店溪及大漢溪。造成洪水氾濫主因的上游基隆河反而未被列入整治的範圍。這種標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使得每年颱風來臨時，上游山洪依然爆發而下，下游依然河水氾濫成災，只是淹水的地點改變而已。

(2) 基隆河截彎取直。將八堵到松山之間低窪的曲流，以開挖人工河道及填平彎曲流域的方式，強迫河流改道成直線，縮短河道的長度，減少滯洪平原的面積，彎曲的部分全部填平，產生許多河埔的新生地。

基隆河截彎取直的結果，雖然增加了許多新生地，替政府帶來些許短暫近利，卻也因為政府的短視，使得河川滯洪區的面積減小，當上游的洪水冲刷下來時，河川的漫流長度減短，八堵到汐止之間的水量宣洩不及，導致氾濫成災。原本該發生在台北地區的水災，轉移地區淹到汐止去了。

(3) 如果中下游的水量宣洩不及，必然造成上游水位連帶上升，為了避免高水位導致洪水氾濫，將上、中、下游地區兩岸的堤防全部加高。這種方式雖可防範一時，但是碰到特殊豪大雨的天災時，仍然抵擋不住，甚至使得政府 10 年的防洪計劃徹底破攻。

重新檢討基隆河的防洪治水法

從歷年河道氾濫的經驗，讓政府覺悟到治水的基本原則必須從「治本」做起。既然颱風、豪雨的天災不可免，高聳的山脈也無法移平，那就是否該從

上游另外挖鑿一條支流，趁水量尚未聚集太多前先分散一些水量由支流流向太平洋去。這樣可以減少下游的洪水量大約 25-30% 左右，可以降低下游的水位大約 1.5 公尺。

不過反對這項計劃的人也有話說，因為這項計劃早在 1973 年就已提出，之所以遲未執行的主因就是認為，如果大雨並未下在基隆河上游的集水區，則這項工程就無法發揮疏洪功能，此外，這條支流沿途的瑞芳鎮有許多礦坑，可能在工程技術上也必須審慎評估。畢竟另鑿一條支流是人工干預天然環境的做法，不但耗資龐大，且成效如何仍有待評估。

其實，任何一項偉大、成功的工程，都是累積歷代先人無數的失敗與經驗才完成的，我們也非常期待基隆河的整治在累積台灣政府 90 多年來的嚐試與失敗經驗中，終能在最後完成兼顧自然環境與人文發展永續共存的偉大工程。

廚餘堆肥種蔬菜
太陽能帶動風扇
一切為優質生態



順應這兩個天然特性來疏導他們所可能遇到的阻礙呢？

首先要解決的阻礙應該是疏通上游急速冲刷下來的水量。因此有人開始重新提起 30 年前曾經研擬過的員山子分洪計劃。這個計劃是準備在基隆河的

▲台北縣三芝鄉臨海路上的臨海農場用廚餘堆肥種植蔬菜，圖中太陽能板供應溫室的電風扇所需之用電，整個綠帶即為海岸林。

(林淑英攝)

環境生態社區講座

河川整治的生態工法

文：陳淑美老師

洄游性魚類的特性

在看影片、討論整治溪河的生態工法之前，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生活在河川裡各種魚類的生態。

各種魚類都有不同的生活習性，尤其是洄游性魚類。由於成長環境及過程不同，形成各種生物的多樣性變化。現在，讓我們來舉幾個較具代表性的魚類：

1. 鮭魚：這種魚一直是在深海中成長，但當他們成長到繁殖期準備交配時，就會開始從深海游向陸地的淡水河流，一旦進入陸地的淡水河後，會一路溯河而上，游到河流的上游高冷地區去交配並產卵。等產下卵後，成魚達成繁殖後代的目的，就會紛紛死亡，留下成群的卵等待孵化。當卵孵出幼魚時，這些幼魚開始一路降海而下，游到河流的下游，出海回到他們父母成長的深海中生活。等他們成長到繁殖期時，又開始迴游到陸地的淡水河。這樣週而復始，形成深海鮭魚迴游的生活週期循環生態。

2. 櫻花鉤吻鮭：台灣特有的國寶魚，他們的生活習性本應與一般的鮭魚相同，但因台灣特有的高山地勢，將棲息在大甲溪附近的櫻花鉤吻鮭隔絕在高山溪流中，成為全世界罕見的陸封型鮭魚，這些鮭魚因為地勢的阻隔，無法迴游到大海中，失去原來祖先降海迴游的習性，只能終生在高冷的森林溪流中完成他們的生活史。許多生物地理學者據此猜測，台灣可能因為在第三世紀冰河時代末期地殼變動，使台灣地形隆起，原本平緩的河川突然變成陡峭的湍流，突然的環境變遷截斷河川的通路及溫度的改變，使得原本迴游性的鮭魚被困在陸地高山的溪流中，被迫適應變遷的環境，並代代相傳下來。也因為它們這種特殊的生活史，引起國際生物地理學者的興趣，藉由台灣櫻花鉤吻鮭的生活史變遷可以研究生物演化過程中是如何適應環境變遷的。櫻花鉤吻鮭雖然不能回到大海，但它們溯河而上的習性仍然保留至今。

3. 鱒魚：鱒魚的生活習性剛好和鮭魚相反，他們的成魚

▼高雄縣美濃鎮的雙溪熱帶母樹林，可以看到熱帶的「生命現象」——板根。（林淑英攝）



一直在陸地的河流中生活，直到繁殖期要交配時，就開始降河游回深海中產卵，等產完卵，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後，這些成魚也紛紛死去。等卵孵化後，幼鱒又開始游向父母生活的陸地河流去，同樣也是溯溪而上，在陸地的河流中生活。直到他們成長到繁殖期時，又開始降河回到深海去產卵。這樣週而復始，形成另一種淡水魚迴游的生活週期循環生態。

臺灣溪流特性

臺灣的地形特殊，中間有一排高聳的南北縱向中央山脈，由於東西向的寬度較窄，因此從中央山脈沖刷下來的河流短而急促。雖然臺灣的年降雨量高達 2500 多公厘，比世界的平均年降雨量 800 多公厘高出許多，卻無法好好利用這些河川的水；甚至常因水流過急，導致坡地水土沖刷嚴重；在颱風或大雨後，山洪爆發及河水暴漲是台灣地理環境極為普遍的自然現象。

台灣的水利工程

對自然環境及生態的影響

隨著台灣人口逐漸成長，土地開發的需求越來越大，解決治山防洪及河川整治已經變成我國政府水利單位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早期因為非常重視工程安全問題，因此，大部分的河川治理都以普遍認為最堅固安全的水泥

工程為主。無論是河堤、護岸或者攔砂壩，都是以不透水的混凝土為材料來構築。雖然暫時維持了當地工程的安全，長期以來，卻破壞了許多原來棲息附近的生物的生活條件，許多原棲地的動植物因而逐漸絕跡。

以迴游性魚類為例，攔砂壩的建築，導致河川被截成許多河床水位不同的河段，這樣雖能減緩水流的沖刷力，但因為河床水位落差過大，讓迴游的魚類無法往上溯游，導致這些魚類硬生生地被區隔在許多不同區段的河段當中。甚至因為無法經歷溯溪而上的過程，導致生命史中斷，無法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加上不透水性的水泥構築環境，使得許多綠色植物無法生存，導致自然環境的生物鏈中斷，最後生物學家不得不警告工程單位，再不改善水利工程的整治方法，我們的許多原生動植物終有絕種的一天。

生態工法

河川整治的生態工法就是在這樣的警告之下所孕育出來的。「生態工法」也可以稱作「近自然工法」，顧名思義，就是本著尊重自然環境生態及生物棲息地的精神，對天然的河川及其附近環境，以接近天然的材料及方式來塑造出近似自然的環境，讓整治的河川仍然能保有天然的環境，使得原棲息的動植物不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失去生存的能力，讓人類、動植物與環境達到自然共處、永續發展的境地。

影片中以櫻花鉤吻鮭的瀕臨絕種及復育為例，由於攔砂壩的建築，使得河川水位落差太大，導致櫻花鉤吻鮭族群被區隔，基因無法混合；一旦碰到環境災變，櫻花鉤吻鮭就很難適應與生存，因此台灣的櫻花鉤吻鮭數量逐年減少，幾近絕跡的地步。為了解決水位落差的問題，工程人員可以建造魚梯，減低水位間的落差，這樣鮭魚就可以溯游而上，完成繁殖產卵的任務。

另外，為了增加溪流中生物種類的多樣性，可以在光禿禿的溪底放置一些天然的拋石，以增加水文環境的多樣性。在溪中可栽種綠色的植生浮卷，當作水上的綠色浮島，植草上面可以吸引水鳥與昆蟲來棲息，植草下面可當魚類躲避烈日的蔽蔭場所，在溪邊可建築斜面的護岸，增加有腳動物活動的空間。

生態工法的建構內容，依環境及需求而異，換言之，應因地制宜，不要全盤複製外國的做法。這樣才有可能找回真正自然的大地，維持人類與動物、環境永續和諧相處的境地。



水源土壤的最佳守護神

◀台灣低海拔的闊葉林，樹形像把大傘，枝幹多、葉片濃密，樹上常見許多的著生植物，樹底的藤本、草本植物等，一層又一層地攔截從天而降的雨水，所以說，闊葉林是涵養水源、穩定土壤最有效能的森林型態。（林淑英攝）

青人 (一)

台灣文學與小說創作班學員

蔣彩家

一九四九年，二月，冬日的黃昏。一群穿著黑色棉大衣，制服上秀著「開封女中」的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送別一位赴上海尋父的同學—坦真。寒風呼呼的吹著，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他們仍揮著手，一步一回頭的依依不捨…坦真也不停的搖手，遙望著他們，終於，湮沒在濛濛夜色裡。

坦真自流亡以來，第一次脫離團體，離開了老師、同學，感到無限的孤獨與恐怖，他抹去了臉上的淚珠，打了一個冷顫；拖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回到了車站的大廳。

夜深了，不知火車幾時會來，車站裡的人不多，顯得空盪盪的，倒是有零零落落或一堆堆的流亡學生，青一色都是男孩，放眼看去只有坦真一個女娃兒，她開始又怕又冷，更何況在遠處的角落裡，有三、五男孩子，不時向他注意，並不斷交頭接耳，他心理惶惶然，止不住往壞處想，越想越怕…。

離他不遠處，有八、九個男孩子，穿著黑大衣，戴著綴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大盤學生帽，制服上繡著白色的「安陽高中」四個大字。他們散落的圍坐著，有說有笑。其中一位，面對著車站大門。白皙的皮膚，長長的方臉，大眼睛，闊嘴巴。坐在地上，穩重大方而又文質彬彬，看起來是個君子型人物。坦真怯怯的、悄悄的，輕輕移動他的行李捲，一點點的向他們的地方進行，不動聲色地慢慢向他們靠近，又讓注視他的那幾個及其他的人，能會意到她是認識安陽高中的人，而不敢對他打什麼歪主意。

坦真正在恐懼忐忑不安底時候，突然原先注視她的那幾位走了過來，笑嘻嘻的站在她面前，其中一位注視她最久、使她驚悸的人，向她施禮說：「請問你是河南睢縣來的嗎？你是坦真嗎？我是馮震寰，縣中同學，現在是省立睢中，目前在江西衢州聯中，…」坦真頓時輕鬆了，她想起來了，馮是在故鄉時高他兩、三班的學長，很愛運動的籃球隊隊員，平時調皮愛逗女生，其他幾個人，她並不認識，只能含笑點頭說：「我是坦真，現在在開封女中，站住樟樹中學」

「你怎麼一個人？要到哪裡去？」

「爸爸打電報，要我到上海會面，也許會到台灣去。」

「你一個人恐怕上不了車，此地火車班次很少，又不準時！」接著又說：「你和他們認識嗎？」他用手指了指安陽高中。

「不認識。」坦真一面回答，一面探向月台擔心火車來了。

「我是送同學到杭州去做生意的，等一下火車來了，送你一起上車。但沒人去上海，妳一個人怎麼去呢？」他替坦真擔心，眉頭皺了起來。

「怎麼辦呢？」坦真更害怕了，脫口而出，接著又說：「馮學長，如果不能去，我就不去算了，還好遇到你，火車來後，你送同學上車，天亮了，我仍回樟樹中學吧…」

「那怎麼成，時局很亂，能找著爸爸最好不過了，回樟樹中學繼續流亡，不是辦法，我來替你想辦法吧。」他去了好一陣子，高興的回來說：「有了，有了，他們也是送同學做生意的，有人到杭州，也有一位到上海的，他答應帶你去。一切OK。」

火車終於來了。流亡學生都不買票，車廂裡人影滿滿，男孩子都已爬上了車頂。馮震寰蹲下了身子，要坦真爬到他的背上，有人扶著坦真兩腳站在他的肩頭，車頂上有人拉他上去，坦真在車頂坐穩後，他們在把他的行李捲拿上去，交給了那位在坦真眼裡是位君子的學生。馮震寰告訴坦真說：「他會送妳到上海，到杭州下車後，跟著他一起走，他會照顧你，請安心。」說完揚了揚手，「再見！再見！」在汽笛的鳴叫中，渾黑底的夜幕如同大鍋蓋，火車轟隆轟隆的在曠野裡奔馳而去……

到了杭州車站，他們把坦真從車頂上帶下來，互相告別後，坦真就跟著那位安陽高中的同學一塊走。他替她背著行李說：「流亡學生到上海做生意的很少，不買票不能上車，車頂上也不能坐。脫離了團體大眾，就要跟一般人一樣，沒有票是會被趕下車的，我們必須想辦法做上郵車。」

坦真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敢問，只有默默的跟著他走。不知走了多久，又飢又渴，他忽然說：「有郵車了，小心，跟著我，你看，我們必須從窗戶跳進去。」說著，他眼明手快腳也快，弄開了車窗，把坦真的行李丟進去，蹲下來說：「快踩著我的肩，爬進去。」坦真還傻在那裡，學長拍著她的小腿，沉聲的說：「不要講話，進去後不要站起來，懂嗎？不要被人看見。」

隨後，他迅速進來、關緊車窗。整理了一條長木凳且可倚靠牆休息，要我坐下來，拿出了他僅有的乾糧兩個燒餅，遞給我一個說：「慢慢吃，細細嚥，我們到了上海，才能從窗戶再爬出去，郵車裡都是信，車門是鎖住的，今晚我們要在這裡過夜，到達目的地後，郵政人員才會開門處理這些信件，我們必須在他們來時先出去。放心，我會帶你安全出去，再帶你去找父親。」坦真點了點頭，沒有作聲，很不好意思的接過燒餅。心裡有感激，有慚愧，也有隱隱的恐慌…

「快把燒餅吃了吧！否則，沒有體力，天又冷，千萬不能生病，要挺得住！」說完，他微微一笑了一下。自己坐在離坦真不遠，卻有點距離的地方，自顧自的、安靜的，輕輕吃著燒餅。跟眼前這個學長，穩重又大方，遇到事情鎮定又機靈，坦真的心也安定不少。慢慢的一小口、一小口的也吃起了燒餅，她小心翼翼的，生怕丟掉了一粒芝麻。她想著這燒餅本是他充飢的食物，而今分了一個給她，他就要挨餓，而她沒有這個燒餅，她將飢餓不支，這不只是美食，簡直是救命仙丹。當她抬頭看他時，他立即轉頭看別處，而她也立即低頭，若有所思，緊張而拘謹。

他們就這樣坐著，彼此沒有交談。他知道她心裡害怕，儘量保持距離，但總在視線之內，無形中讓她知道他在保護她。而她，望著車內堆積如山的信件，心中思潮起伏…她想著相隔遠離的人們，靠著這些信件，得以聯繫，多少的事情靠這郵車傳遞消息，得以解決。她感到世事人生的變化與不可預料…她不敢隨便走動，更不敢到窗前去。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是那樣的慢，她要困在這裡多久？天又黑了，轉眼車內車外，漆黑一片。她雖然坐著，仍然疲憊不堪，她提高警覺不敢閤眼，但仍然看不見

東西，偶而，腳一伸碰觸到信件或突然有信件成捆的從高處落下，就驚出一身冷汗，也不敢作聲。她知道，他一定坐過郵車，是個有經驗的人，才會這樣的篤定、老練。剛入夜時，她真的很害怕，但夜已深沉，她反而覺得有他在，才是安全的，他變成了她的守護神。

她終於安心的不知不覺睡了。當黎明的曙光，透進窗內時，坦真知道，新的一天又開始了。她雖然飢腸轆轆，小便卻憋得要死。她不敢問他，有沒有廁所？只好到處尋找，但到處都是滿滿的信件，怎麼辦呢？！

「有什麼事嗎？」他突然低聲的問。

「我…哪裡可以…可以方便？」

他往後指了指，坦真即走到後面，天啊！仍然是堆滿了信件。

她回來說：「都是信件嗎？」「沒關係。」「不好意思！」

坦真羞紅了臉，幾乎說不出聲。於是他到後面去，把信件搬了又搬、挪出一點空地，又把自己的大衣脫下，遮住窗戶，對坦真說：「你進去，沒有關係啦，信濕了就會乾，沒辦法嘛！」坦真沒有話說，就真的在他整理過的地方，就地小便了，當然也會流濕了信件，她感到無限的罪過，對那些濕了信件的收信人感到無限的抱歉…同時，更對這位安陽學長感激莫名，覺得他真是一位偉大的君子。

「上海到了。」他說。他把行李捲放在窗戶下方的信件上，對坦真說：「這裡墊高了，我先下去，把我的大衣墊在窗口，你從行李捲上坐在窗口，我在外面把你抱下去，不要怕，下去立刻向前走幾步，我在上來拿行李。」他有力的身手，迅速完成了任務。他把坦真的行李扛在肩上，挺胸闊步，向前邁進，囑咐坦真緊跟著他。他眼觀四方、腰桿挺直，坦坦蕩蕩的在上海的街頭走著，她一步一趨的跟著，心中茫茫然，因為她和爸爸也分離了很久，多年未見，她有點怕，也有點恨，因為他把她的母親丟在家鄉不管，他把另外的家室早已安排在台，現在另有四個女兒……他要不要跟他到台灣去？那個天涯海角從不知道的地方？

突然，他停下了腳步，鬆了一口氣說：「南京飯店到了。」

坦真抬起了頭，一座富麗堂皇的高樓，閃耀著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啊！多麼豪華，怎麼會在這麼豪華的地方？她心裡有著疑惑與不滿！

她把行李放在大廳，對坦真說：「妳坐在行李上，不要動，把房間號碼和伯父的名字給我，我先去找一找，找到了再帶你去，免得扛著行李到處跑。」坦真把電報交給他，不一會兒他回來說：「電報上沒有房間號碼，也沒有妳父親的名字，外面只有南京飯店蔣，我到櫃檯查過，沒有姓蔣的客人。」

坦真眼睛一黑，腿一軟，差點暈倒，他及時扶助她。關心的說：「沒關係，妳太累、太餓了！我們先去找點東西吃吧！找不到父親，我就仍然平安送妳回樟樹，不怕，我生意不做沒關係，我們最多再坐一次郵車……」他把電報給了坦真，等著她應允。坦真仔細再看一遍電報說：「你到過二樓了嗎？這電報有南京飯店二，也許是二樓，你查過客人的籍貫嗎？看是否有河南人，我覺得太離奇了！」

他聽完立刻拔腿就跑，很快回來說：「二樓某房有位河南人，不姓蔣，是唐祿先生，你認識嗎？」「不認識，對不起，我想，我們一起去問問也好，我實在納悶！」他扛起行李捲，陪她上了二樓，找到了那位唐先生的住房。

(文轉 16 版)

墳墓裡的呻吟

台灣文學與小說創作班學員
施玉美

青山翠綠，鳥蟬合鳴，陽光洋洋的灑滿了整座山谷。忽的一聲沉悶的雷聲從遠方撕裂了這合協的農村曲。豆大的雨開始嘩啦啦地急促的降下。這，正是屬於台灣梅雨季特有的午後。

樹林的一角建築物內，阿土伯正從深沉的睡眠中醒了過來。正常說來在這樣的一個午後醒來即使不點油燈應仍能很清楚的看明眼前的一切。

但…阿土伯張開雙眼，茫然的看著前方，是黑漆漆的一片。「現在是什麼時辰了，怎的沒點上油燈呢？」阿土伯想伸一伸腳卻發現自己撞到了牆角。

「奇怪，我怎睡到這邊來了？」以往阿土伯夫妻的習慣是，阿土嬸睡床的內側，阿土伯睡外側。

「大概是去煮飯了。」阿土伯不以爲意的又閉上眼睛想再多睡一下，但是陣陣的涼意卻從四面八方向他襲來，他開始學得冷了。疑！被子呢？會不會被踢下床了。

「老伴，老伴啊！快來幫我撿棉被。」阿土伯下意識的喚了喚阿土嬸。

這是他們多年來的習慣了，自從十年前阿土伯不小心跌下了山崖，癱了一條腿後，不論大小事，他都會喚他的老牽手阿土嬸來做，當然，也包括了兩人的生計在內。

阿土伯是個不常打老婆的人，在阿土伯癱腿之前，兩人倒也恩恩愛愛的過了幾十年的夫妻生活。阿土嬸不會生，老一輩的人常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阿土伯卻從不以爲意，他常說，有沒有孩子沒關係，人在世的一切，老天早就安排得好好的，要強求也是求不會的。

但癱了腿之後的阿土伯全都變了，阿土伯雖不常打她，卻會常發脾氣。阿土伯一發起脾氣來，就會用「阿土嬸不會生」這件事來責怪她。並時常向老天爺抱怨自己的不幸，埋怨阿土嬸的不孕，讓他沒有兒子來孝順他。於是乎，除了種菜、賣菜之外，阿土嬸從不敢離阿土伯太遠。阿土嬸不忍也不敢離阿土伯太遠，深怕聽不到阿土伯叫喚她的聲音。

但這次阿土嬸遲遲未有回應。等了一會兒，阿土伯又喚了一陣子，卻仍不見也聽不到阿土嬸的身影及回音。

「跑哪去了？算了，我自己撿。」

阿土伯將左手往自認爲是床邊的方向一伸，卻結結實實的撞上了木板。撞得他手肘發酸。「奇怪！」阿土伯急忙將右手往另一旁一伸，右手卻也碰到了木板。

阿土伯慌了，他急忙想撐起身子坐起來，但是他的頭又撞上了木板。阿土伯顫抖的手腳摸索著，過了好一會，他終於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只寬三尺長七尺的木箱中，身上穿著的是平日收藏起來，每當逢年過節才會穿那麼一、兩次的藍棉長衫。

「老伴，老伴，你在哪啊！快把我放出去啊！」阿土伯聲嘶力竭的喊著，掄起拳頭用力的敲著頭上的木板，仍是沒有回應。

狹小的空間裡只有他一人叫喊的聲音，清冷的涼意從他身躺的木板下，不停的傳來，只有慌、亂、茫然、怒氣與他共處。

阿土伯隱約知道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被當成死人裝進了棺材裡，給活埋了。阿土伯開始仔細摸索著棺材蓋的接縫處，給釘上的棺材釘，釘得不是很緊密，卻也推不動。這可能就是爲什麼他在這棺材裡待了一天一夜而不被悶死的原因吧！

「不，我不要死在這裡，我要出去，救命啊！誰能放我出去。救命啊！」

就這樣過了一天一夜，阿土伯只要是醒著，就會不停的拍打著棺材蓋，呼叫著，期望有人能聽見來救他脫離此地。

那是兩天後的下午，一如往常的，村裡的小孩在結束午睡後，都要上山撿些柴火回家。也不爲了什麼，10歲大的阿牛今天卻偏離了以往的路線，撿柴道撿到亂葬岡來了，等阿牛發現他自己的所在位置時，不禁傻了、慌了。

他還記得，大人們常吩咐他，千萬別到這裡來玩，以免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還說了一個要盜墓卻反被鬼嚇瘋的人的故事。

突然，他聽到了有人在敲木頭的聲音，而且就在附近。阿牛撿柴的動作僵掉了，起身看了看四周。

「沒人！」但敲木頭的聲音卻不停的轉來。「叩——。叩——。叩——。」

阿牛仔細的聽著，想找出聲音的源處，找了許久這才發現敲木頭的聲音是從剛才下葬沒多久的阿土伯墓中傳來的，而且，在敲木頭的聲音中竟還夾雜了些呻吟聲。

「那…那不是阿土伯的聲音嗎？」

「啊！有鬼……有鬼……。」

阿牛慌張的跑下山，心有餘悸的跟阿爸說明事件的經過。「阿牛！我、你都不識字，你怎麼知道那是阿土伯的墓？」「我雖然不認識字，但我看到立在墓碑旁的拐杖，那是阿土伯生前拿的。」「好，阿牛，你再帶我去看看。看是不是阿土伯的墓。」

青人(二)

(上接 15 版)

「就是這間。」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坦真敲了敲房門，裡面有了回聲，她立刻大聲的說：「唐伯伯，我是蔣××的女兒，我叫坦真，從江西來的，是開封女中的流亡學生，爸爸打電報叫我來的…」話未講完，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位瘦瘦高高，溫文儒雅的中年男子，笑容滿面的說：「快進來，快進來，你父親出去辦事，等會就回來，他和我住一間房，因爲省錢，只登記了我的名字，他和我睡一張床，亂世裡一切從簡……」此時，他接過來坦真遞給他的電報，一面看一面說：「電報太簡單了，你爸爸太馬虎了，可憐的孩子，難得你還能找得到，否則，這大上海如此複雜，萬一找不到的後果，可

「不要，我不敢啦！我以後再也不敢到那裡去了。」

「我看這件事還是先跟村長商量一下好了。」

「開棺？村長，這妥當嗎？」

「這……。阿水嬸肯嗎？」

「爲村人的安全，不肯也不行。我已經請人去叫阿水嬸跟道士來了，等他們到時再說吧！」

「鈴鈴鈴！」眾人在老道士的帶領下懷著一顆不定的心緩緩的往亂葬岡走去，村裡的壯丁們則不停的撿拾路上的木柴捆綁成堆揹在肩上。

是的，大家的心裡都有個底，萬一阿土伯真的屍變的話，唯一的方向就是用火燒，阿水嬸則是低著頭哭哭啼啼的跟上。俗話說，「入土爲安」，人走了、埋了，就不應該再去打擾才對，但是……

「到了，時辰也剛好，大家動作快，早早開棺、早了事。」道士的話驚醒了正在啼哭的阿水嬸，她急忙說，「村長，真的要這麼做嗎？阿土他如果有感應，他會不高興的。」「阿土嬸，都已經走到這裡了，那能說停就停。爲了村人的安全，我想阿土伯會諒解的。」

「挖到了，挖到了。」村裡的壯丁紛紛停下動作等著道士進一步指示。而一旁的2個道童也準備好了黑狗血、石灰等等道具，一切只等法師的命令。

「要開棺了，不相干的人都轉頭不要看，不然會去沖到。」

「開……。」

道童拿起鎚子敲開釘的不怎麼牢的棺材釘，吃力的把棺材蓋推開。午時灼熱的陽光灑進了陰溼的棺材裡，也照亮了阿土伯臉。三天兩夜滴水不進的阿土伯，整張嘴正已乾裂的不像樣，從裂開的地方還可以隱約的看到乾掉的血跡。阿土伯的一雙手指頭更是慘不忍睹，十隻指甲沒一個是完整的，有的手指甚至沒有指甲，上面也都佈滿了血跡。

掀開的棺材蓋裡大部份皆佈滿了抓痕。

老道士看到了這般情形，抓了抓自己的白鬍子後嘆了口氣，把阿土嬸叫了過來，以旁人聽不到的輕語問了阿土嬸一句話，「妳是要他死或生？」阿土嬸聞言看了眼棺材裡陪了她幾十年，曾經疼她、寵她，給她無數關懷；但也曾打他、罵她，給她無數折磨、恐懼的丈夫，她不住的問自己：「生好？死好？」

真無法想像呀！」他還沒講完，坦真一轉頭，那位學長不見了，只有她的行李捲靜境地躺在地上，她一驚，立刻說：「送我回來的那位學長怎麼不見了！我去找他！」

「啊！是他送你來的？我還以爲是飯店裡的工人呢！他走了，沒有說話，祇對我點了一個頭而已！」

坦真飛也似的跑到樓下，找到剛才他們停留的地方，大廳裡熙來攘往，各色人等，就是看不到一個穿著黑大衣，帶著大盤學生帽的年輕人，問了櫃檯等，他們都搖搖頭，慌張的她，心急如焚，踉踉蹌蹌的跑出了南京飯店，她站在店外，望著大馬路上的車水馬龍及洶湧的人潮。「啊！他是誰？到現在才知道，兩天兩夜的單獨相處，竟沒有問他尊姓大名，不知姓名，如何呼喚，如何尋找？這段患難行程，都賴他支持幫忙，連一個謝字也未曾對他講過……」

坦真的心裡不斷的翻騰著，自言自語，眼淚不由自主的流著……

(全文完)